

长篇纪实文学

马彦坤 ◎ 著

断

崖

一幅鲜为人知的底层社会世态图
一场发生在感情世界里的冷酷战争
一部深度剖析灵魂善与恶的警世力作

长篇纪实文学

断崖

马彦坤◎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断崖 / 马彦坤著.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8. 7

ISBN 978-7-81139-132-9

I. 断… II. 马… III. 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9240 号

断 崖

DUANYA

马彦坤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兴华昌盛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7 月第 2 次

印 张: 20.25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50 千字

ISBN 978-7-81139-132-9 / I·010

定 价: 30.00 元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发行部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 (010) 83903254 8390325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E-mail: cpep@public.bta.net.cn

www.phcpress.com.cn www.porclub.com.cn

鸣响心灵的警钟（代序）

孙武臣

如果硬要一句话道出文艺作品的描写对象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不可穷尽的大人生。题材的不同，比如工业题材、农业题材、军事题材、反腐题材，甚至还有称之为爱情婚姻题材、“80后”题材……其实这些称谓并非科学；但为了论及创作时的分类方便，又不得不如此使用之。因此，在没有找到更科学表述的称谓前，我们也不能不姑且使用之。

无论什么题材，最终不还是描写大人生吗？而不同题材只是看大人生的不同窗口而已。

我喜欢看破案的公安题材的文艺作品，大体有两点原因：一是从发案到破案，是个从“不知”到“已知”的过程，其中蕴涵着多少引人入胜的戏剧性，疑窦丛生、时断时续、曲曲弯弯、似是而非、起伏跌宕、迷雾叠嶂、绝处逢生、柳暗花明、洞开眼界、豁然开朗、原来如此、出乎意料、真相大白……这是一个多么令人享受求索的审美心理过程啊！二是没有什么题材能比公安题材能更尖锐、更本质地凸显时代重大矛盾、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生态与心态。命运的生死存亡、性格的坚韧懦弱、境界的高下文野、情感的真善美与假丑恶，在公安题材中的表现都几乎被推向了极致。因而也能更尖锐更本质地追问人生意义和社会价值取向。于是，这两个方面也就成为我评价涉案作品的重要标准。

然而，遗憾的是在当今浮躁的社会心态下，文艺创作出现了“水土流失”，“绝源”“依流”的结果是“缺钙贫血”症较为普遍，公安题材的创作也不例外，许多作品都是依照“谁是亲生的”、“一个男人

和X个女人或是一个女人和X个男人的故事”（我看过的破案电视剧中最多的曾出现过六角）、“几个老同学老朋友的善恶相对抗的巧合”、“内线设置，无论内容是否需要，或打入卧底或被收买腐蚀作为内奸”、“爱情抽象化，普遍出现反面人物爱情忠贞不渝”等几个戏剧公式和模式，几乎是批量“生产”，其不合生活逻辑和性格逻辑的编造痕迹愈来愈多，愈来愈凸显。并且这些公安题材的创作还步入了一个误区，即偏离或舍弃了人物是文艺创作的第一要义的中心，以为只靠情节曲折即可取胜。“事为人设”颠倒成了“人为事设”，结果必然出现毫无个性、毫无新意的被扭曲了的公式化、模式化。这是创作之大忌。

在这样的创作情态下，多年来出现了一种阅读心理：与其阅读和观看胡编乱造的作品，反而不如阅读和观看纪实性的作品。读者和观众心理上厌恶在胡编乱造中被虚假欺骗，而愿意接受“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一朴素真理中的纪实作品的真实感。

这就是我在阅读马彦坤的纪实长篇《断崖》前的心理积淀，并且也是《断崖》带给我的启悟。

《断崖》回答了一些困惑我们的问题。

比如，公安题材的作品只要把握住人物的典型性这个创作的命脉，不一定就专门依靠情节取胜。《断崖》中虽涉及了绑架杀人案，但是，一、不复杂；二、作品写到三分之一处，案子已经侦破，只留存一个郝涛“为什么被绑被杀”，其情妇周静“为什么要绑要杀”这一个悬念了。这种写法十分大胆，因为读者心中的高潮过早地逝去了，后面三分之二的篇幅不大会吸引读者的目光了，所以，《断崖》放弃了一般公安题材作品的存留悬念到最后的写法，而采取了《水浒》中“武松杀嫂”的写法。读者已经知道了西门庆、王婆、潘金莲勾结毒死了武大郎，但悬着的心并没有释放，因为要等武松回来，看刚直干练的武松如何复仇。《断崖》后面的情节展开再也没有前面“一个陌生人来电”、“一条神秘短信”、“一辆被丢弃的黑色轿车”那样的悬念了，而是进入人物心理层面，从社会学和犯罪心理学的角度解析犯罪嫌疑人怎样一步步走向罪恶之路，进而揭示其人物的典型意义。写出了人

物性格冲突与命运归宿，才能展现出生活图景。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只是一味追求情节戏剧化，不把写人作为重心的创作路数，恰恰丢弃了一个最重要的创作之理——人，才是作品的主旋律。

而人是宇宙万物中最为复杂的，复杂到人自身也永远不可穷尽自我。不可穷尽什么？心理。一句名言：人的心理比天空还广，比海洋还深。因此，人哪里像脸谱那样简单！性格决定命运，而性格的千差万别也决定了命运也各不相同。性格的复杂首先是心理的复杂，于是就有了这样深刻的比喻：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像的人，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一样。世界经典名著几乎都见证了这个文艺创作不可丢失的第一要义，它们几乎都是一个或几个心灵的心理发展过程，或者简直可以说是一种心理研究，是一本灵魂的历史教科书。

现在，马彦坤在《断崖》中的指向正是这一创作思路。作者以其细腻的文笔描绘出几个犯罪分子的生活历程，特别是细致地凸显出他们生活转弯处的突变，目的在于清晰地勾勒出他们的心理发展变化以及怎样刺激他们的心理，使他们原有的心理积淀发生新的质变。最重要的人物是郝涛和他的三个女人，柳玉琴、周静、常依娜，对他们的心理解析，其实才是《断崖》整部作品的主体和主题，尽管我读到最后还闪过这样的念头：戏剧情节与心理解析如能融合到最后，岂不更好？但我仍认为不可为了追求戏剧性而抛开或减弱其社会性与思想性，不可形式大于内容。

《断崖》的心理剖析的结果是让我们看到了社会现实生活的展现，哪怕是连同了社会生活中的许多负面性。比如，郝涛和三个女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其中心“磁场”仍然是金钱。于是演绎出社会流行语：男人有钱就要变坏，女人变坏才能有钱。郝涛也曾是个勤劳、老实、孝敬、有责任感的人，但逐步禁不住欲望的诱惑，钱与色占据的心灵空间愈来愈大，以致走上了打打杀杀的不归路。欲望的无限膨胀，原有的善良、纯朴终归被贪婪、狠毒取代，道德力量也完全被罪恶力量所消弭。这种消弭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着，是我们能感受得到的人间悲剧，并成为我们为之困惑与忧虑的社会、家庭矛盾和人性暗淡的

悲剧。因此，郝涛一类人物的典型意义是很有普遍意义的，尽管这样的人物形象早已不是独到的发现。就连郝涛的女儿郝玥的悲剧都应是鸣响在我们心灵的警钟。作者这样讲述郝玥的命运：“她过早地看到了亲情的脆弱，夫妻间的欺骗和背叛，她的痛苦和无奈只有到网上去诉说。”当我们的离婚率上升到近百分之三十的今天，家庭破碎制造出多少个郝玥悲剧的苦果啊！问题在孩子们的身上，而责任却永远是我们社会、家庭、学校的大人们的。

我们的作家当然要有道德评价的良知，但切莫忘记了同时还要进行历史评价。马克思一向反对只以道德标准去解析历史与社会发展，因为只是道德评价不能使我们接近事物本质的真实。恩格斯也曾深刻地说：“科技的进步常常以道德的倒退作为代价去换取。”这就是说，历史评价的标准应该是邓小平指出的——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这三个方面是否提高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当今社会无疑是前进了，而不是倒退了；但道德的某种倒退也是毋庸置疑的，它不随主观意志而转移，有着不可避免性。因此，需要在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还需大力提高精神文明建设，甚至后者较前者更艰难。不过，我们还是记住海涅的话，更乐观更充满信心：“我们这个时代的痛苦是再度新生的阵痛。”

两个评价，一个都不能少。

如果作者不仅能形象地进行道德评价，而且还能在作品中透露出历史前进的评价，或许能走向更深刻。

文化制约人类，文化铸就人的性格。如果作者能在人物心理解析中增加文化之源的笔墨，增加历史经验和文化积淀的共性，以及个人经验和文化积淀，或许也能走向更深刻。

作者能做到的，正年轻，前面的路也还长还阔还美。我们有理由期待作者“东风应比去年多”，“雏凤清于老凤声”。

(序者系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前副院长、文学评论家)

目 录

1	第一章 突然失踪
15	第二章 深夜电话
22	第三章 蹊跷绑架
38	第四章 神秘女人
50	第五章 柳暗花明
59	第六章 广州追捕
66	第七章 冰山一角
80	第八章 东营围剿
89	第九章 雇凶谋杀
108	第十章 亲情裂变
118	第十一章 迷途难返
129	第十二章 寻找尸体
138	第十三章 千里奔丧
148	第十四章 忠贞爱情
160	第十五章 人生转机

177	第十六章 情海大战
192	第十七章 抛妻弃子
202	第十八章 迟来悔悟
209	第十九章 贫困童年
215	第二十章 理想破灭
221	第二十一章 傍上大款
231	第二十二章 识破谎言
240	第二十三章 捉奸捉双
254	第二十四章 真相大白
263	第二十五章 骗子公司
272	第二十六章 威海创业
284	第二十七章 爱恨情仇
292	第二十八章 矛盾焦点
305	第二十九章 最后审判

第一章 突然失踪

2006年3月12日，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星期天。

下午五点钟，常依娜在威海市大福源商场化妆品柜台交接班完毕，换上一套牛仔装，急匆匆地走出商场。她长得清秀、靓丽，身材窈窕、匀称，走在街上有很高的“回头率”。

一个小时前，常依娜接到了于姗姗打来的电话：“依娜，今天晚上你有什么安排吗？”

常依娜说：“今天晚上？目前还没有什么安排。”

“那好，下午五点一刻，我和戚莎莎在绿色食品饭店一楼餐厅等你。我请客，吃完饭再去唱歌。”

常依娜十分愉快地说：“好啊！我还真有点儿想你了，晚上我一准儿到。”

“你想我了？鬼才相信呢！想我了怎么不给我打电话？”

“这不是正准备给你打，你就打过来了吗？”常依娜嬉笑道。

“好了，别贫嘴了，就这么定了。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于姗姗和戚莎莎都是常依娜很要好的朋友，闲暇时经常在一起玩。目前，于姗姗是一个大酒店的服务员，戚莎莎在一家商场里卖服装。这三个女孩子是同龄人，都是1983年出生的。

十七点十三分，常依娜走进绿色食品饭店一楼餐厅，于

姗姗和戚莎莎热情洋溢地迎了上来：“依娜，我们已经恭候你多时了。”

常依娜摆出一副娇憨的神态说：“我可是正点到达啊，谁让你们来得这么早？不遵守时间！”

于姗姗嗔怪地说：“唉，我说小姐，你真是强词夺理唉！我们这是恭候你的大驾啊！”三个女孩子搂脖子抱腰的，一路欢声笑语，走进了面对大海的一个包间。

酒店里很幽静，装修豪华、时尚，落地玻璃窗，宽大、明亮。包间内是绿色的，坐在里面有一种置身大自然的感觉。凭窗而望，摇曳多姿的垂柳和波光粼粼的海面尽收眼底。太阳逐渐西沉，天空布满了晚霞。偶尔飞来一只银灰色的海鸥，在海面的上空盘旋、飞翔，海滨路人行道两旁树影婆娑，海湾里避风港内停泊着百余艘大大小小的渔船，还有渔船上各种颜色的彩旗迎风飘动，形成了一道壮丽的景观。

她们一边欣赏着窗外的景色，一边说着话。几分钟后，服务员小姐把四碟儿清淡可口的小菜和三碗米饭端了上来，常依娜刚吃了一口菜，她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媳妇啊，你在哪里啊？我和两个朋友，在统一路海魂酒店二楼秋海棠餐厅，你赶快过来！”

电话是常依娜的男朋友郝涛打来的。两个人虽然没有正式登记结婚，但在生活中，郝涛称常依娜为媳妇，常依娜则称郝涛为老公。

常依娜心里很高兴，嘴上却说：“老公，真不巧啊！我和两个朋友已经吃上了。你看，我就不过去了吧？”

郝涛用不容置疑却又带有嬉戏的口气说：“×你妈的，我叫你过来你就过来！”

“×你妈的”这句口头禅，郝涛高兴的时候说，不高兴的时候也说。

常依娜和郝涛已经同居三年了，在这三年的时间里，她

几乎每天都能听到他的这句话。此时此刻，她把郝涛的这句口头禅理解为“亲爱的”的代名词了。

“老公，我这就过去！”常依娜欢快地说。

最近一个时期，常依娜明显地感觉到，郝涛和朋友聚会或出去应酬时，又像从前一样，每次又想着带她去了。

打完电话，常依娜微笑着看了两个女友一眼，充满歉意地说：“姗姗，莎莎，你们俩先吃着，我男朋友叫我过去一趟，我去应付一下马上就回来。”

于姗姗一脸坏笑道：“看！重色轻友不是？别哄我们了，你去了还能回来吗？去吧！快去吧！”

戚莎莎双手托着下巴颏，没精打采地说：“好不容易聚在一起，还没来得及说够知心话，就要走。真令人失望！”

常依娜十分抱歉地站了起来，亲切地拍了拍两个女友的肩膀说：“两位小美女，等哪天咱们再聚吧，到时候我请客赔罪！”

于姗姗和戚莎莎同时站了起来，一个搂着常依娜的腰，一个拉着她的手，把她送到了包间的门口。

然而，三月的威海，乍暖还寒，尤其是一到晚上，气温很低，给人一种阴冷的感觉。

十分钟后，常依娜打车来到海魂酒店。她迈着轻盈的脚步上了二楼，推开了秋海棠包房的门，看见郝涛和他的两个小兄弟李晓东和杨克辉，正围坐在餐桌旁说话。

常依娜浑身浸透了青春的气息，敏捷、轻快地向郝涛身边的那个空座位走了过去。郝涛明亮的眼睛里隐约闪现出愉快的神色。

“小嫂儿，郝哥等你半天了，刚才还念叨你了呢，谁知他这一念叨，你就进来了！请坐吧！”李晓东和杨克辉礼貌地站了起来，语气中透出恭维和客气。

常依娜心里暖呼呼的，她喜欢这种众星捧月似的气氛。

“上菜吧！”郝涛招呼服务生说。

郝涛手下的小兄弟称常依娜小嫂儿，有两层含义：其中一层意思是，常依娜比郝涛小了整整二十岁；另一层意思是，他们称呼郝涛的妻子周静为嫂子（郝涛和周静离婚的事，一般人都不知道），用“小嫂儿”这个称呼是想把郝涛的这两个女人区分开来。他们这样称呼常依娜“小嫂儿”，常依娜听了很高兴，郝涛听了也很自豪。

四十三岁的郝涛虽然已人到中年，但精力却和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一样充沛，两眼炯炯有神。他身材魁梧、浓眉大眼、面容粗犷、剃了个光头儿，圆圆的脸上总是带着一副怡然自得的神情。打冷眼看，他还真不像是人到中年的模样。

酒桌上，郝涛谈笑风生，旁若无人。菜上齐后，郝涛喝下了一杯啤酒，脸上立刻现出了红晕。

郝涛不会抽烟，也不是那种嗜酒如命的人。他从来不喝白酒，最多也就喝两杯啤酒，从来也没超过这个量。

说话间，几个人吃完了晚饭，郝涛看了看手表说：“晓东、克辉，六点半了。今天就到这吧，改天再聚！我还有点事儿要办。来，咱们把杯中的酒干了！”

“谢谢郝哥今晚的盛情款待！”李晓东和杨克辉毕恭毕敬地站了起来，举起了手中的酒杯。

从海魂酒店里走出来，郝涛钻进他那辆黑色桑塔纳轿车里，坐在驾驶座位上，常依娜坐在副驾驶座位上，李晓东和杨克辉坐在了后排的座位上。

朗月高照，大地洒满了清辉。轿车快速行驶在宽阔的海滨路上。远处的山峦渐渐隐去轮廓，最后和黑夜完全融成了一体。

郝涛先把李晓东和杨克辉分别送回了各自的住处，然后又把车开到了青岛路S号楼的门口。他和常依娜的家就在S号楼502室。

“媳妇，你上楼休息吧！我到家长（周静）那儿有点事儿。”郝涛冲着常依娜无限温柔地说。

常依娜目视前方，不冷不热地问：“什么事儿？”

“家长说钱凑齐了，让我去拿。”

常依娜心里说：“取个钱能用多少时间，为什么不让我一同去呢？我可以在车里等嘛。他不想带我去，是不是拿到钱后，想和那些小兄弟们去赌博，或者找小姐去潇洒？”瞬间，常依娜感到一阵沉重的痛楚在心头碾过。她的眼睛看着车窗外，好一阵子没有说话，好心情骤然消失了。

痛楚过后是无以言表的迷惘和失落。她那双秀丽的眼睛半眯着，没有目标地直视着车窗外，面无表情地问道：“晚上你还回来吗？”

此时此刻，常依娜期待着郝涛能说：“媳妇，你也陪我一起去吧！”

可是，郝涛侧目睨视了一下常依娜紧绷着的小脸儿，沉默片刻，带着透视的、诡诈的、嘲弄的微笑说：“媳妇，现在哪能说得准啊？到时候，我再给你打电话吧！”

常依娜快快地下了车，望着已经绝尘而去的轿车，心中涌上一股酸楚：“他总是这样，说走就走，说住在周静那里就住在周静那里，说去找别的女人就去找别的女人，从来就不考虑我的感受。我在他的心目中究竟算什么？我在他的心目中究竟还有没有位置？”

她迈着沉重的脚步，默默地上了五楼，回到家中，疲惫不堪地坐在了客厅的沙发上，一种不可名状的茫然若失和孤独感袭上她的心头。

时间在常依娜焦灼的熬煎中过去了一个小时左右，郝涛还是没回来，也没打过来电话。常依娜心想：“到周静那取钱，一个多小时也该回来了吧？”她拨通了郝涛的手机，却没有人接听。

“这个大混蛋，有了钱，竟然连我的电话都不愿意听了。”常依娜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一屁股坐在了床上。

随着时间的流逝，常依娜的焦灼感越来越大。她久久地坐着，两眼凝视着窗外漆黑的夜空，没有一丝睡意。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疲倦像是一条柔软而温暖的鸭绒被盖到了她的身上，她躺在床上和衣睡着了。

翌日清晨，常依娜爬起来，睁开疲惫不堪的双眼，发现床上没有郝涛。她神情沮丧地走进客厅，又打开卫生间的门往里看，接着拉开厨房的门，哪里也没有郝涛的踪影。

“郝涛竟然一夜未归！”常依娜嘟囔了一句，然后推开通向阳台的门，温暖的阳光泄进房间里，令满屋生辉。

常依娜站在阳台上，朝楼下望了一眼，并没有郝涛的那辆黑色轿车。她自嘲地说：“我真傻，人没有回来，车怎么能在楼下呢？”

郝涛这种夜不归宿的事情，以前也发生过，不过不论是真话还是假话，郝涛总会给她编一个似乎“合情合理”的理由，像这样一声不吭就夜不归宿的情况还是第一次。

“郝涛有了钱是不是想和我分手，又不想使彼此太伤感，所以悄悄地离开我，躲到别处去了呢？”常依娜暗自思忖着，转念又一想，又觉得郝涛就这么一声不响地和她分手了，有点儿不太符合常理。她左思右想，总觉得事情有点儿蹊跷，琢磨了很久，仍理不出个头绪来。

如果说当初常依娜和郝涛在一起，是感恩报德的话，同居三年多来，她对郝涛的那种感激之情，如今已经转化为依赖之情加上亲情了。她看上了哪件漂亮衣服，相中了哪个款式的首饰，只要她张口郝涛都会慷慨解囊给她买来。三年前，常依娜的姐姐常依英生病住院时，或者家里经济上出现了什么困难，郝涛每次都会全力相助。

要说她多么爱郝涛，也不太现实。不过，就这么一声不响地，被郝涛像甩包袱一样地甩掉，她的确不甘心，心里也很难平衡。

“他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大不了就分手。也许，到了该和他分手的时候了。”这种想法冒出来几分钟后，常依娜又想：“就算是要分手，也得找一个充足的理由。不然，郝涛会以为是我忘恩负义背叛了他。因为郝涛毕竟是我们家的恩人。”

想到这里，常依娜忍不住又拨通了郝涛的手机，仍旧没人接。

“他连我的电话都不愿意接了，一定是想离开我了。”这时候，又一个强烈的念头占据了她的大脑：“郝涛拿到了钱，到宾馆开了一个房间和朋友一起吸毒、找小姐，醉生梦死，哪还有心情接我的电话呢？”

常依娜的思维飞快地转着，几秒钟后，她的大脑中又出现了一个叫柳志保的人。柳志保是郝涛手下的小兄弟，二十多岁，因为人长得又矮又胖，圈里的人都叫他柳包子。柳包子曾经跟着郝涛在一起替人要过账，吃过摇头丸，打过K粉，溜过冰（毒品），这一点，常依娜的心里很清楚。她拨通了柳包子的手机，开门见山地问：“柳志保，我是常依娜！郝涛和你在一起吗？”

“小嫂，郝哥没和我在一起。”柳志保的声音懒懒的，好像刚刚睡醒。

常依娜郑重其事地问：“你实话告诉我，郝涛究竟跟没跟你在一起？就算你们在一起我也不能怎么的。你实话告诉我，我心里好有个数。如果他没跟你在一起，我可就报警了！”常依娜的口气听起来十分严肃。

谁知柳志保的口气也很严肃：“小嫂儿哇！我看你还是去报警吧！郝哥真的没和我在一起！”

“你知道他和谁在一起吗？”常依娜的声音柔和了许多。

柳志保迟疑了一下，吞吞吐吐地说：“他和……不过……”

“不过什么？”常依娜追根究底地问。

“小嫂儿，我给你提供一条信息。你如果能找到他，可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的啊！”

“这一点你尽管放心，我常依娜决不是那种出卖朋友的人。现在我只是想尽快找到郝涛，你就别卖关子了！”常依娜急切地催促道。

柳志保支支吾吾的，欲说又不想说，最后还是透露了一点儿：“你知不知道 1357374 × × × × 这个手机号码？听说今天早晨，郝哥好像去码头接她……”话到关键时刻，柳包子又打住不说了。

听到这个手机号码，常依娜平素那张红扑扑的端庄的小脸儿，一下子变得十分苍白。整个脸绷得紧紧的，心猛地狂跳了几下。

瞬间，常依娜的胸中燃起了熊熊怒火：“难怪一夜不归呢？原来是去找钱漪姝这个贱女人了。我真是一个大傻帽儿！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儿呢？”嘴上却不以为然地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手机号码是钱漪姝的吧。我怎么会不知道？钱漪姝不是和她的母亲、妹妹回东北老家去了吗？这么说，她们已经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好像是……刚刚回来吧！”柳包子的语气有些模棱两可。

“什么叫好像是啊，她们到底回来没回来呀？喂！喂！”常依娜再继续追问时，对方已经把电话挂了。

“郝涛怎么又和钱漪姝黏上了呢？他不是说过不再去找她了吗？他们俩是不是玩儿真的了？”常依娜的大脑中浮现出，郝涛很可能和钱漪姝在一起的种种场面。瞬间，她猛地